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8月20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小脚印 与大日出

□瞿杨生



凌晨三点，我听见窸窣窣的声响，睁开眼，见一个小人影站在床边，头戴防晒空顶帽，腰上别着玩具望远镜，活脱脱一个准备远征的探险家。

“爸爸，出发了。”儿子压低声音，仿佛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。我这才想起昨晚的承诺。儿子读了一本关于日出的绘本，绘本上的太阳似糖稀里沉浮的金桔蜜饯。他盯着那页看了很久，忽然抬头问：“太阳是不是比煎蛋还烫？”我随口说：“山顶的太阳有松针的味道。”他眼睛一亮，仿佛听见了什么不得了秘密，说要去真正的日出。我郑重答应了，就去县城边上那座山。那山不算高，花岗岩台阶通向望日亭，能看到全县城最早的光。

儿子摸索着他的背包，里面装着水杯、面包和他硬塞进去的两包小熊软糖，急急催促着我赶紧行动起来。

儿子走在前头，小手电的光恰如流萤一点，在石阶上跳来跳去。夜风带着晨雾抚过脸颊的湿凉，他短裤下的小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却不肯加衣服，说空顶帽已经够暖和了。

“爸爸，月亮是不是没电了？”他指着渐暗的月亮。“嗯，所以我们要走快点，帮它找充电器。”他信以为真，脚步立刻轻快起来。半山腰的坡度变陡，花岗岩台阶更加凹凸不平。儿子的呼吸开始急促，

却倔强地拒绝我的帮助。突然，他脚下一滑，膝盖磕在石头上。我赶紧扶他，他却不喊疼，反而摊开手掌，露出细小的血痕。“看！我手里也有日出了！”他兴奋地说。

血丝在微弱的光下泛着淡淡的红，宛若破晓前的云霞。“疼不疼？”“不疼，就是有点辣辣的。”他吹了吹，“像舔了一口太阳。”

我撕开创可贴，他盯着胶布上的卡通图案，忽然问：“太阳也会贴创可贴吗？”“会啊，云就是它的创可贴。”他点点头，很满意这个答案。

望日亭的石缝间，野山菊还蜷缩着花瓣，等待阳光的唤醒。我们坐在石凳上，看着天际线慢慢泛起鱼肚白。山雀啄破寂静的啼鸣声中，东方的云层渐渐融化成一汪金红。

“爸爸快看！太阳冒头了！”儿子抓紧我的手指向远方。

第一缕阳光穿过云隙，落在他的脸上。他伸出双手，睫毛跳动着细碎的金芒。“太阳真的有松针的味道！”他深深吸气，转头对我笑。空顶帽上的晨光闪闪发亮，好似戴了一顶水晶冠冕。

儿子的脚印在晨光里明明灭灭，如同一串正在燃烧的火柴。每个父亲都是守夜人，在黑暗里数着星光，直到为孩子捧出第一缕晨晖。



父亲，您不必沉默

□纪力文

和父亲打过交道的人都评价他“能说会道、风趣幽默”，就连与母亲吵架败下阵来时，父亲也会从牙缝里挤出一句“真是无理还能辩三分”。但是能言善辩的父亲最近有些不对劲，他开始变得沉默了。

一开始，父亲只是下班比平常晚了些，回家后便默默靠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偶尔进书房打几个电话。我想，他大概是工作累了些，便没太在意。后来，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甚至连晚饭都不能跟我们一起吃。我偷偷问母亲，父亲到底怎么了，她有些无奈地说：“你爸也没跟我细说，好像是单位成立了一个新部门，调他去管理。这老头，快退休了还逞强呢。”母亲心疼中带着些许埋怨，但有时父亲应酬晚归，她还是为父亲留着客厅的灯。

一天，在父亲的无数个工作电话中，突然穿插了一个来自奶奶的电话——爷爷因为恶性肠息肉住院了。那些天，我能感受到父亲的焦虑、痛苦、慌乱……但他没对任何人表达，只是比平时更沉默了些，整日奔走在医院和单位之间，脚步匆匆，仿佛一停下来，情绪就会在心口决堤。

好在爷爷顺利做完了手术，身体状况趋于平稳。那天我去医院送饭，在病房门口看到父亲正俯身为睡着的爷爷整理被角，微驼的背、凌乱的头发、布满血丝的双眼……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，迅速低头抹去眼角的泪，轻手轻脚走到父亲身边，示意他坐下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爷爷醒了，看到我就微笑着说：“大孙女来看我了，真好！”边说边转头看向父亲，拍了拍父亲的手。

母亲见父亲实在辛苦，再三要求去给爷爷陪床，父亲拗不过只好答应。晚上父亲早早地就进了卧室，但我知道他一夜未眠。我听见他半夜推开房门去客厅喝水，然后回屋关门，过了不久，他又推开门，声声叹息回响在沉默的夜里，这次我没有听见他回屋的声音。我想起一句话：“人到中年时常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他一睁开眼，周围都是依靠他的人，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”父亲正身处于这样的孤独中，他想做一棵能让所有人都能乘凉的大树，于是只能默默地扎根土壤、撑起阴凉。

父亲，其实您不必沉默，一个家庭存在的意义就是相互托举、相互依靠、相互扶持。若是哪天您疲惫地回家，甩掉鞋子，把自己扔到床上抱怨一句：“今天真的好累啊！”我就知道堵在您心口的墙没了，无适的孤独也没了。到那时，您会明白，被家人依靠是一种幸福，而依靠家人是另一种温暖。

门缝里的月光

□熊聆邑

老家的木门用了几十年，合页早就松了，再怎么用力关，底下总会留道缝。尤其到了农历十五或十六，月亮圆的时候，月光就顺着这道缝溜进来，在地上铺成条细细的银带子。

那时候我上小学，总爱趴在炕沿上看这道光。夜静了，院里的蛐蛐叫得欢，屋里只有奶奶摇着蒲扇的沙声。光带里飘着些小灰尘，转着圈飞，像谁撒了把碎银子。奶奶一边给我扇风一边说，这是月亮在串门，看看谁家孩子乖。

有回我半夜醒了，想上茅房又不敢开灯，就顺着那道光摸过去，光带子在地上弯弯曲曲，到了门槛边拐个弯，正好照见墙根的尿桶。蹲下去的时候，影子被月光印在墙上，像只胖乎乎的大青蛙。尿完往回走，脚踩着光带，凉丝丝的，跟踩在井台边的青苔上一样。

奶奶每天起得比鸡早，天还黑着就摸去厨房，灶火的光从厨房门缝挤出来，跟月光掺在一起。我扒着被窝缝看，两道光在院里打了个结，又慢慢散开。奶奶端着热粥进来，鞋底子擦过地面，把月光踩得七零八落。她往我碗里搁块红糖：“快吃，吃完送你上学。”

后来我去镇上读初中，住了校。宿舍是水泥墙，窗户装着铁栏杆，没缝可钻。有天夜里想家，爬起来扒着窗缝往外看。月亮挂在操场边的杨树上，亮是亮，就是不如家里的月光有滋味。那时候才明白，不是月亮变了，是少了道能让它钻进来的门缝。

再后来，家里盖了新房，换了铁门。关起来“哐当”一声，严丝合缝，连风都漏不进。头个十五晚上，我特意等月亮上来，地上光溜溜的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奶奶坐在沙发上纳鞋底，“别瞅了，新门严实，冬天不冻脚”。她手里的针在灯底下亮了一下，像片碎月亮。

去年秋天，奶奶走了。处理完后事，我独自在老屋里坐了半夜。月光还是顺着那道旧门缝钻进来，在地上铺成条银带子。灰尘照样在光里飞，只是没了蒲扇的沙声。我走过去，脚踩在光带上，凉丝丝的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
原来有些东西，门是挡不住的。就像这月光，就像有些人，不管隔了多少年，不管换了多少道门，该在的，总会在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轻轻推了推那扇老木门。合页“吱呀”响了一声，门缝似乎更宽了些。月光漫进来，在地上淌成了河。

